

《愛的喜樂》面世五週年

神學與倫理的省思與註釋

Emily Reimer-Barry¹ 著；梁潔芬² 譯

本文記錄教宗方濟各在世界主教會議後，頒布《愛的喜樂》宗座勸諭五年後的實施狀況。當我們在各地不同的景況下慶祝家庭年時，以神學的投入去配合，並以牧靈工作去實施後，足以證明《愛的喜樂》所帶來的生命活力，儘管在如何更好地詮釋這份文件上仍有問題需要面對。大部分的問題聚焦於如何閱讀勸諭第八章，並將它與傳統作一比對，看它是破壞、或重述、或持續拓展了教會的傳統。

很多人詮釋《愛的喜樂》（*Amoris Laetitia*，以下簡作 AL），作為解決婚姻生活中面對兩難處境時的新的路徑³，因為教宗方濟

¹ 本文作者：Emily Reimer-Barry，芝加哥羅耀拉大學（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神學博士，專研性別與社會正義等議題。現任聖地牙哥大學（University of San Diego, USA）神學與宗教研究系副教授，從事天主教神學倫理培育不遺餘力。

² 本文譯者：梁潔芬，耶穌寶血會修女，現任文藻外語大學研究教授。

³ 包括但不限於先前被指示要節制生活的離婚和再婚天主教徒所面臨的困境。John Paul II, *Familiaris Consortio* (November 22, 1981), 84。Leonida Katunge 援引重婚案例中，髮妻的矛盾，作為現代婚姻生活困境的另一例證。參：Leonida Katunge, "The Spirituality of Marriage and Family Life in *Amoris Laetitia*", in *Love, Joy and Sex: African Conversation on Pope Francis's Amoris Laetitia and the Gospel of Family in a Divided World*, ed. Stan Chu Ilo (Eugene, OR:

各在其中描述，如何明瞭良心是個軌跡，在既實際又複雜的個人限度下，依上主的召叫去行動（AL, 303）。他說：「並非所有關於教義、倫理、牧靈等問題的討論，都需要教會訓導權的介入，才能作出定論」（AL, 3）。《愛的喜樂》源自於世界主教會議，透過主教們聆聽天主子民的過程⁴，其目的並非為提供完備的辦法，來解決挑戰和危害家庭的種種困難和不確定性因素；相反，方濟各教宗懇求主教們細心研究這些問題，以大無畏的精神去面對它，切莫掩耳盜鈴、視而不見⁵。很多觀察家認為，大膽面對日常生活中的衝突，是重提梵二精神，尤其是關注「時代訊號」的此一重要主題，並據此而更新教會的生活⁶。

回顧教會這五年多以來的狀況，必須談及新冠肺炎疫症的全球爆發。教宗方濟各認為，新冠疫情為全球很多在 2020 年 1 月前在實際生活上已經處於掙扎狀況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在討論對脆弱和依賴性強的老人護理（AL, 48、191~93）、父母對子女教育的責任（AL, 17、44、84）、家庭暴力（AL, 45、51、54）、失

Cascade Books, 2019), pp.237~65 at pp.257~58.

⁴ 主教團第三屆特別全體會議在 2014 年 10 月 5~19 日舉行；第四屆特別全體會議在 2015 年 10 月 4~25 日舉行。

⁵ Francis, "Conclusion of the Synod of Bishops, Address of His Holiness Pope Francis" (October 24, 2015).

⁶ *Gaudium et Spes* (December 7, 1965), 4。某些學者形容梵二文獻的語調是開放的、模稜兩可的、迷惘的，好使不同意識型態的陣營能依靠梵二文獻去支持他們教會內的議題；對《愛的喜樂》的反應，某程度上有這味道。參：Mariusz Biliniewicz, *Amoris Laetitia and the Spirit of Vatican II* (London: Routledge, 2020), pp.12~13.

業和貧困對家庭生活的影響 (AL, 25、49、201) 等問題前，教宗方濟各就現實世界中既含喜悅又具挑戰的家庭生活，開啓了他深思熟慮的分析。在《愛的喜樂》所呈現的神學中，強調天主除了保有祂超越的特質外 (AL, 11)，也對家庭生活的細節與具體情境深感興趣，亦即家庭中爲人所知的無條件之愛的體現、豐盈的慈悲與共融 (AL, 31、37、121、303、311、315)。天主聖三的形像、位際間的共融，是《愛的喜樂》有關天主神學的核心思想，它也考慮到所有人類成員在一個平等互惠的團體中所具有的倫理意涵⁷。方濟各教宗雖未預料很多人因爲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而帶來破壞和痛苦，但《愛的喜樂》已在水深火熱的煎熬中，提供了一個上主慈悲的形像。許多家庭在隔離期間，討論如何與長者聯絡及提供照料，何時可以實體參與彌撒，當社交聚會不被允許時，如何表達愁苦，或者當封鎖所導致的壓力和束縛已嚴重到需要分居或離婚的地步，《愛的喜樂》都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背景，讓我們思考如何在現實生活處境中，妥善地回應上主的召叫去愛。在這個家庭年中，神學家邀請我們在《愛的喜樂》勸諭「開放的縫隙」⁸中，尋覓嶄新的答案。

本文中，筆者首先提供在《愛的喜樂》中，主題豐富的神

⁷ See Thomas Massaro, "Promoting Healthy Family Life in Challenging Times", in *Mercy in Action: The Social Teachings of Pope Franci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8), pp.97~117 at p.98.

⁸ 筆者將「開放的縫隙」歸功於 Stan Chu Ilo。Stan Chu Ilo, "Amoris Laetitia and the Logic of Mercy and Integration in an Illuminative Church", in *Love, Joy and Sex*, p.214.

學互動，作一鳥瞰。然後在第二部分，針對《愛的喜樂》第八章有三種不同取向：破壞、對等和持續性拓展⁹，闡釋其過去五年來的發展。之後，在不同的情境與脈絡下，指出一些將《愛的喜樂》付諸實行的創造性策略。最後，筆者也列舉一些需要進一步關注、但未能在現階段解答之難題，作為全文的總結。

一、《愛的喜樂》中關鍵主題的神學討論

陪伴、尊重人格（人格主義，personalism）、分辨、漸進律及慈悲，作為彼此關聯的主題，神學家在《愛的喜樂》所掀起的浪潮中繼續闡釋發揮。Tony Mifsud 認為，《愛的喜樂》開創了「一種尊重名副其實的基督徒、並以之為成年人的陪伴精神」¹⁰。重要的是，陪伴讓權威走下神壇。Natalia Imperatori-Lee 進一步解釋：陪伴意味著平等¹¹。George Therukaattil 更認為，《愛的

⁹ 近期出版有關接納《愛的喜樂》的有：Colleen Dulle, "Communion for the Divorced and Remarried, Papal Critics and Family Life: Pope Francis' 'Amoris Laetitia' at 5 Years", *America* (April 8, 2021), James F. Keenan, "Receiving *Amoris Laetitia*", *Theological Studies* 78, no. 1 (2017), pp.193~212, and "Regarding *Amoris Laetitia*: Its Language, Its Reception, Some Challenges, and Agnosticism of Some of the Hierarchy", *Perspectiva Teológica* 53, no. 1 (2021), pp.41~60.

¹⁰ Tony Mifsud, "*Amoris Laetitia*: Um Ethos Pastoral", *Perspectiva Teológica* 53, no. 1 (January 2021), pp.79~97.

¹¹ Natalia Imperatori-Lee, "How is *Amoris Laetitia* Being Received?", in *Amoris Laetitia: A New Momentum for Moral Formation and Pastoral Practice*, eds. Grant Gallicho and James F. Keenan (New York: Paulist Press, 2018), pp.3~11 at p.9.

喜樂》召叫我們「拋棄講壇上整潔的道德主義」，以便我們得以進入人們實際生活中的混亂，在他們的旅程中一路相伴¹²。

方濟各教宗提出了一種個人化的進路，即注意到個人背景，同時是邀請性的。在主教會議閉幕時，他責斥那些視「意見」比「人」更重要之輩¹³。《愛的喜樂》強調親密關係的質素，表達了道德主體在關係中蓬勃發展的關注。Stephanie Höllinger 解釋，《愛的喜樂》針對若望保祿二世對婚姻中「完全自我給予」的理解提出了修正，通過增進對「根植於相互的施與受的婚姻之愛」的理解，這是朝向根植於關係正義的婚姻神學所邁出的重要一步（AL, 220）¹⁴。Walter Kasper 注意到，《愛的喜樂》採用一種「具體的人學，它通常不從單獨的個人出發，而是從人類具體的內、外部處境出發，並尊重他們始終獨特的尊嚴」¹⁵。Francesco Coccopalmerio 解釋說：「教宗方濟各透過人來評估現實，或者更確切地說，他把人放在首位，以此評估現實。重要

¹² George Therukaattil, "Pope Francis' Moral and Pastoral Approach in *Amoris Laetitia*", *Jnanadeepa* 22, no. 1 (January-June 2018), pp.112-130 at p.124.

¹³ 方濟各教宗在 "Conclusion of the Synod of Bishops" 中指出：「主教會議的經驗也讓我們更好地認識到，教義的真正捍衛者不是那些堅持其文字的人，而是其精神；不是想法，而是具體的人；不是信條公式，而是上主無償的愛和寬恕。」

¹⁴ Stephanie Höllinger, "On Gifting, Receiving, and the Concept of Complementary Virtues: A Hermeneutic Key for Relational Ethics", *Marriage, Families & Spirituality* 27, no. 1 (2021), pp.92-111.

¹⁵ Walter Kasper, *The Message of Amoris Laetitia: Finding Common Ground* (New York: Paulist Press, 2019), 46 (emphasis in original AL).

的是人，其餘的都是合乎邏輯的結果。而人本身就具有價值，無論其結構特徵或道德狀況的緣由為何」¹⁶。

教宗認為，信眾「能在複雜的境況中作出個人分辨」(AL, 36)。Conor M. Kelly 認為，方濟各正在恢復對道德複雜性的理解，和對人類理性在分辨過程中的信心¹⁷。依《愛的喜樂》所示，「分辨」需要仔細判斷個人及其複雜的情況¹⁸。Nicholas Austin 發現，方濟各教宗淡化了教會訓導作為道德判斷的主要標準，這與若望保祿二世在《真理的光輝》通諭中所採取的方法，形成鮮明的對比¹⁹。Austin 建議，倫理學家的一個重要收穫是：「分辨，可以被描述為在生活的具體情況下，與上主的旨意相協調的過程」²⁰，這就是基督徒在道德複雜的世界中所需

¹⁶ Francesco Coccopalmerio, *A Commentary on Chapter Eight of Amoris Laetitia* (New York: Paulist Press, 2017), 53.

¹⁷ Conor M. Kelly, "The Role of the Moral Theologian in the Church: A Proposal in Light of *Amoris Laetitia*", *Theological Studies* 77, no. 4 (2016), pp.922-948.

¹⁸ Kelly, "The Role of the Moral Theologian", p.928.

¹⁹ Nicholas Austin, "Moral Theology as Servant of Discernment: Reflecting on the Call of *Amoris Laetitia*", *Gregorianum* 99, no. 4 (2018), pp.739-758. Austin 在此借鑒 Mary Frohlich 的作品，參：Mary Frohlich, "Will the Church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e a Holy and Discerning People?", in *Veritatis Splendor: American Responses*, ed. M. E. Allsopp and J. J. O'Keefe (Kansas City: Sheed & Ward, 1995), pp.106-118 at p.116.

²⁰ Austin, "Moral Theology", p.739. Austin also cites Kelly, "The Role of the Moral Theologian", in his analysis.

要的道德智慧。進一步言，因此，從《愛的喜樂》中汲取靈感的倫理神學，旨在幫助信眾更好地做分辨。為 Austin 而言，重要的是，即使在不完美的情況下，我們也能分辨出美善來（參：AL, 113）；一個靈性成熟的倫理生活取向，會認知到並非所有事情都需要始終清晰和明確。Austin 指出，「需事前就把所有事物都弄得井然有序、且條理分明不可，這是一種對天主聖神缺乏信任的態度」²¹。或者正如 Richard Shields 所言：「單憑紀律和教義，不能定義上主恩寵無以界定的運作」²²。

有關漸進律的主題，顯著地參與其中，或亦可說，隨著時間的推移，增長了我們對道德主體在德行中成長的理解。David Elliot 的研究，突顯了《愛的喜樂》呈現出倫理生活中「總有盼頭」的方法。他解釋：「當若望保祿二世循著聖經和傳統路線，談及上主禁止奸淫的『誡命』，並呼籲那些有違苟合之人的『遵守』」（《家庭團體》20、34 號）；方濟各卻相反地，避免使用這種語言，而代以談及使夫婦向婚姻的『理想』『開放』」（AL, 303）²³。

Elliot 認為，教宗的策略不是要削弱道德規範的力量，而是要提供一條替代性道路，藉逐步形塑人的想像力和意志力，使人首先走向善的目的地。Daniel Fleming 為教宗的「漸進律」辯護；他也注意到「被誤解的風險」永遠不會消失，但對主觀倫

²¹ Austin, "Moral Theology", p.747.

²² Richard Shields, "Amoris Laetitia—Reform, Resistance, and the Task of Practical Theology", *Theoforum* 48, no. 1~2 (2018), pp.137~151.

²³ David Elliot, "Irregular Unions and Moral Growth in *Amoris Laetitia*", *Journal of Moral Theology* 8, special issue no. 2 (2019), pp.31~59 at p.42.

理的善的強調，更有可能將主體帶入恰當的道德目標²⁴。Tony Mifsud 詳述了一種能夠接受現實，並將其引向基督信仰理想的倫理學的重要性²⁵。

Marcus Mescher 解釋，教宗關注的慈悲，是一個急需恢復的聖經核心主題²⁶。Mescher 提倡一種家庭生活神學，並借鑒社會學家 Pierre Bourdieu 的學說，視家庭為「習慣慈悲之地」²⁷。這樣，家庭生活在仁慈的實踐中塑造個人，並提供空間，讓人通過愛的關係，體驗上主的溫柔。Sabatino Majorano 借用 St. Alphonsus de Liguori 的研究及其將倫理神學與牧靈關懷融合的方法，闡述「仁慈分辨」的重要性²⁸。Ronaldo Zacharias 指出教宗的「牧靈實踐優先」及他對愛與慈悲的關注²⁹。Vimal Tirimanna 提議，好的聽告解司鐸「不能將教會的教義強加於懺悔者身上」，而是有責任「向懺悔者提出這些教導」³⁰。他在參

²⁴ Daniel J. Fleming, "Might We Celebrate a Small Step?", *Irish Theological Quarterly* 84, no. 1 (2019), pp.39~56 at p.55.

²⁵ Tony Mifsud, "Amoris Laetitia", pp.79~97.

²⁶ Marcus Mescher, "Families in Crisis and the Need for Mercy", *Journal of Moral Theology* 7, no. 1 (2018), pp.28~69 at p.54.

²⁷ Mescher, "Families in Crisis", p.56.

²⁸ Sabatino Majorano, "Thealphonsian Criteria of Merciful Pastoral Discernment in the Light of Chapter VIII of the Exhortation *Amoris Laetitia*", *Studia Moralia* 55, no. 1 (2017), pp.7~32 at p.7.

²⁹ Ronaldo Zacharias, "Amoris Laetitia: A Radical 'Yes' to the Pastorality of Moral Theology", *Perspectiva Teologia* 53, no.1 (January 2021), pp.17~39.

³⁰ Vimal Tirimanna, "A Few Pastoral Guidelines for a Good Confessor

與大公會議的教長們所採用的方法中找到了與此一致的內容，他們宣稱「基督信眾該謹慎注意教會的神聖而確定的道理」³¹。Trimanna 解釋道：「這裡所涉及的是對人的優先考慮，要高於所有法律和規範」³²。根據 Antonio Auterio 的說法，人們在客觀規範的道德秩序和具體生活的道德之間，找到了一個「新的平衡」³³。Roberto Dell'Oro 解釋，這需要賦予良心更寬廣的定義：「良心應更多地被理解為一種體驗，而不是一種判斷」，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在自由中回應道德召喚的體驗」³⁴。

二、《愛的喜樂》第八章：破壞、重述或持續性拓展？

《愛的喜樂》第八章出現三種佔主導位置的觀點：一是認為它破壞了天主教傳統的婚姻觀；二是視它為對同一傳統的重

Emerging from *Amoris Laetitia*", *Vidyajyoti Journal of Theological Reflection* 82, no. 7 (July 2018), pp.487~503 at p.489。教宗指出：「單憑權威而強行施加一些規定，也沒有幫助」(*AL*, 35)。

³¹ *Dignitatis Humanae* (December 7, 1965), 14。Tirimanna 注意到，參與梵二的神長否決文稿中的「根據教會訓導...」，而以「應小心謹慎處理」取而代之。這是教宗庇護十二世 1952 年 3 月 23 日在電台廣播中採用：*AAS*, 44 (1952), pp.270~278。

³² Vimal Tirimanna, "A Few Pastoral Guidelines for a Good Confessor Emerging from *Amoris Laetitia*", p.497。

³³ Antonio Auterio, "*Amoris Laetitia* e La Coscienza Etica: Una Questione di Prospettiva", in *Amoris Laetitia: Un Punto di Svolta per la Teologia Morale?*, ed. Stephan Goertz and Caroline Witting (Milan: Edizione San Paolo, 2017), pp.82~88。

³⁴ Roberto Dell'Oro, "Discerning the Complexities of Moral Life", in Rausch and Dell'Oro, *Pope Francis*, pp.79~101 at p.87。

新聞述；三是視它為對婚姻傳統的持續性拓展。以下分別說明：

（一）《愛的喜樂》表達了對傳統的破壞

2016 年 9 月 19 日，四名樞機主教發表了五道提問（*dubia*），要求只需回應「是或非」的答覆³⁵。若回答為「非」，表示《愛的喜樂》因導致混亂而失敗；若回答為「是」，表示《愛的喜樂》因為與教會的教導相抵觸而失敗。2016 年 12 月，倫理神學家

³⁵ Carlo Caffarra, Raymond Burke, Walter Brandmüller, and Joachim Meisner, "Seeking Clarity: A Plea to Untie the Knots in *Amoris Laetitia*", published in full in Edward Pentin, "Full Text and Explanatory Notes of Cardinals' Questions on *Amoris Laetitia*", *National Catholic Register* (November 14, 2016)。Walter Brandmüller 是宗座歷史科學委員會的前主席；Raymond Burke 是馬爾他軍事醫院騎士團宗座代表；已故 Carlo Caffarra 是 Bologna 前總主教；已故 Joachim Meisner 是 Cologne 前總主教。五道提問如下：（1）AL 是否可以在和好聖事中給予赦罪，從而允許離婚並再婚的天主教徒領受聖體聖事。作者們將 AL 與 FC 84 進行對話，因他們認為 AL 305 n.351 與 FC 84 相互矛盾。（2）教會是否仍然教導絕對道德規範的存在，這些規範禁止本質上是邪惡的行為，並且毫無例外地具有約束力。這裡作者質問 AL 304 與若望保祿二世 *Veritatis Splendor* (August 6, 1993) 79 的教導相反。（3）如何解釋《馬爾谷福音》十九章禁止通奸的規定：離婚再婚的天主教徒活在「嚴重習慣性犯罪的客觀情況」中，是否違反了上主法律的誠命？（4）旨在澄清「減輕道德責任的情況」的含義（AL, 302），作者探討 AL 302 是否與 VS 81 在本質上邪惡行為的性質相矛盾。（5）良心可否「使絕對道德規範的例外合法化，這些規範禁止本質上是邪惡的行為」。作者詢問 AL 303 是否與 VS 56 相矛盾。Nicholas J. Healy, Jr. 稱讀這些問題在降生角度下，是解釋 AL 第八章的「重要見證」：「Interpreting Chapter Eight of *Amoris Laetitia* in Light of the Incarnation」, *Journal of Moral Theology* 10, no. 2 [2021], pp.144~159.

John Finnis 和 Germain Grisez 發表一封「給教宗方濟各的公開信」，其中列舉了《愛的喜樂》七個有違天主教信仰的論點³⁶。2017 年 7 月 16 日，一群神職人員和平信徒學者發表一份名為《孝愛的更正》的聲明，聲稱《愛的喜樂》勸諭內含關於婚姻上、倫理生活上和領聖事上的「七大異端」³⁷。這些作者針對的是勸諭 295~311 號及其相關註釋，尤其註 351³⁸。這些樞機主教和學者們羅列上述《愛的喜樂》那部分，與以前的權威性文件並列作比較，以期突顯出二者的斷裂：倫理的清晰性，與命題式的邏輯相混淆，模稜兩可的含糊導致問題重重³⁹。

³⁶ John Finnis and Germain Grisez, "An Open Letter to Pope Francis", *First Things*, December 9, 2016. Grisez died in 2018.

³⁷ "Correctio filialis de haeresibus propagates", <http://www.correctiofilialis.org/>。相關修改公布於 2017 年 9 月 24 日，並持續通過針對性的活動網站增加聯署；筆者撰寫本文時計有 250 名網上聯署。Walter Kasper 表示，「他們所陳述的這些命題，沒有任何一個句子隱含在《愛的喜樂》或教宗的任何其他文件中。從根本而言，這些可能是錯誤的陳述，在我認識的神學家中都沒有這種說法。」Kasper, *The Message of Amoris Laetitia: Finding Common Ground*, p.xi.

³⁸ 教宗在 *AL* (n.351) 中指出：「在某些情況下，這可以包括聖事的幫助。因此，我要提醒神父們，告解室不能是刑房，而是與主的慈悲相遇之處」（*Apostolic Exhortation Evangelii Gaudium* [24 November 2013], 44: *AAS* 105 [2013], 1038）。此外，聖體「不是給完美者的獎品，而是給弱者的強效藥和大補劑」（*ibid.*, 47:1039）。

³⁹ "We want to help the Pope to prevent divisions and conflicts in the Church, asking him to dispel all ambiguity" (Caffarra et *AL.*, "Seeking Clarity", foreword)。如前所述，梵二文件也因使用模稜兩可的語言而受到批評。

(二) 《愛的喜樂》僅僅重申了教會的訓導

也有些作者強調：《愛的喜樂》與其他關於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教會訓導之間，具有連續性，他們並未看出教宗勸諭中有任何特別值得注意之處。其中一個例子，可見於美國天主教主教團所頒的《蒙召分享愛的喜樂》文告⁴⁰。美國主教們強調異性結合與生育之愛，對天主教婚姻神學至關重要，同時也強調《愛的喜樂》與以前的教會訓導具有同等價值⁴¹。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身體神學的脈絡下，才能了解「真正的基督徒人學」⁴²；而牧靈計畫的目標則是「教育夫妻理解和活出婚姻之美，此乃天主所設計的自然制度」，並且「教育基督徒家庭理解和接受他們作為家庭教會的獨特聖召」⁴³。男女兩性有別的本質主義乃上主的設計，而主教們也強化「身為父職與母職的獨特聖召」⁴⁴。

牧靈關懷具有教育性意涵：它的功能是為人們提供「根據

⁴⁰ 美國天主教主教團，《蒙召分享愛的喜樂：全國婚姻與家庭生活牧靈框架》（*Called to the Joy of Love: National Pastoral Framework for Marriage and Family Life Ministry*, Washington, DC: USCCB, 2021），由主教團屬下的平信徒婚姻家庭生活及青年小組所發展而成，2021年6月主教團的代表大會中批准。本文獻以下簡作CJL。

⁴¹ CJL, 7、9；AL, 71.

⁴² CJL, 14~16. 在此，青少年和父母親的智識培育，包括發現「教會對婚姻、家庭生活和人類性行為的深度教導，強調受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身體神學所啟發。」CJL, 16. 主教連續參考AL, 58、71~75、80、207. See CJL, 39~42.

⁴³ CJL, 10~11.

⁴⁴ CJL, 13~14 at 14. See also n.39. 他們引用這些主張和AL之間的連續性，55, 177, 286.

天主旨意，善度婚姻和家庭生活的願景」⁴⁵。陪伴，不同於支持被教會訓導視為有違常規的關係，兩者不能混為一談；因此，即使「參加同性婚禮或類似的儀式，也可能表達了對與婚姻真理不相容的支持」⁴⁶。主教們鼓勵在公共場合進行「忠實和健全的宣導」，以表達他們反對同性婚姻以及「關於無過錯離婚的法律」⁴⁷。換句話說，美國主教們似乎在詮釋《愛的喜樂》上，與他們在美國進行公共宣導的文化戰爭，是一致的⁴⁸。他們甚少關注《愛的喜樂》第八章中的議題⁴⁹；而「良心」在 57 頁文件中也只出現過一次，且是在教導專注祈禱、研讀聖經、正確參與教會內聖事生活的靈修培育的結果⁵⁰。

⁴⁵ *CJL*, 15.

⁴⁶ *CJL*, 41.

⁴⁷ *CJL*, 48.

⁴⁸ 美國主教團在線會員大會的議程發表於 <https://www.usccb.org/resources/June%202021%20Plenary%20Assembly%20Agenda.pdf>。天主教媒體對主教討論有關如何共領聖體的文件，賦予更多關注。如：Christopher White, "In Defiance of Vatican, US Bishops Vote to Advance Communion Document", *National Catholic Reporter*, June 18, 2021。Michael Sean Winters 對主教採行「文化戰」的方法表示失望，參："US Bishops to Choose Culture War or Communion in Baltimore", *National Catholic Reporter*, November 3, 2021。

⁴⁹ 他們表示需要「向受分居或離婚影響的夫婦提供和解的指導，並在必要時，就獲得婚姻無效宣告的目的和程序進行指導」，也表達了「為神職人員、教牧領袖和教區舉辦培訓課程」的重要性，以便他們能「忠於分辨的規則和在真理中持守慈悲的邏輯，以敏感地回應混合家庭的需要。」*CJL*, 29.

⁵⁰ *CJL*, 14.

其他學者在詮釋《愛的喜樂》時，也認為僅是重申對傳統的解釋，包括 José Granados、Stephen Kampowski 和 Juan José Pérez-Soba 等人，他們寫道：「當《愛的喜樂》中出現模稜兩可或有爭議的段落時，唯一有效的解釋是與先前的教會訓導保持一致」⁵¹。Matthew Levering 提供了類似的解讀，並捍衛「絕對不可離異」的婚姻是教會訓導的核心⁵²。Levering 堅信，教宗方濟各對於慈悲的呼籲，只能根據合乎教會婚姻不可拆散的教導來解釋⁵³。因此，當他解釋《天主教法典》915 條時，認為離婚、再婚並堅持性關係的人，是「頑強地堅持明顯的嚴重罪行」，因為他們處於持續的通姦狀態中，為基督所明確禁止，因

⁵¹ José Granados, Stephen Kampowski, and Juan José Pérez-Soba, *Accompanying, Discerning, Integrating: A Handbook for the Pastoral Care of the Family According to Amoris Laetitia* (Steubenville, OH: Emmaus Road, 2017), p.ix.

⁵² Matthew Levering, *The Indissolubility of Marriage: Amoris Laetitia in Context*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2019), 64, 90, 161. Levering 提供了一般性的例子而未深入具體案例的細節，但他傾向於不承認困境本身的現實，換言之，離婚個案絕不可能獲得良好的結果。對他來說，無論其中涉及多少痛苦，追求理想總是可能的。當人不檢視關係破裂對特定案例所帶來的痛苦時，答案可能看起來很容易。But Louis J. Cameli 警告說，當道德家斷言「法律凌駕於愛之上，並宣稱神聖的正義必須戰勝神聖的仁慈」時，我們就會冒險接近詹森主義的扭曲心態。這種道德上的嚴格主義，背離了耶穌在福音書中的做法。See Cameli, *A New Vision of Family Life: A Reflection on Amoris Laetitia* (Chicago: Liturgy Training Publications, 2018), p.31.

⁵³ Levering, *The Indissolubility of Marriage*, pp.117, 166.

此不能領受聖體⁵⁴。這些學者認為，詮釋《愛的喜樂》的唯一方法，便是將之視為對早期權威教導的重述。

（三）《愛的喜樂》持續拓展了教會的傳統

第三類學者將《愛的喜樂》視為教會傳統的持續性拓展。他們認為《愛的喜樂》中慈悲、婚姻和牧靈實踐的核心信息，不是打破傳統，而是對傳統作更深層次的領會。維也納樞機主教 Christoph Schönborn 強調，教會的教義或實踐並沒有中斷，反之，它是強調不排除任何人的「愛德蹊徑」⁵⁵。Rodrigo Guerra López 認為，《愛的喜樂》是「源於創意性忠誠下，某種有機的發展」，且與近期幾位教宗的訓導「沒有中斷過」⁵⁶。作為羅馬教區副主教的樞機，總結道：「教宗方濟各以持續並不斷深化的詮釋方法，拓展之前的教會訓導，而非將它中斷或割裂」⁵⁷。

⁵⁴ Levering 說，慈悲的道路要求人們「結束性關係，儘管這會造成痛苦，但卻是作為領聖體的先決條件」(Levering, *The Indissolubility of Marriage*, p.113)。他解釋法典 915 條如下：「那些在施加或宣布懲罰後被逐出教會或被禁止的人，以及其他頑固地堅持明顯的嚴重罪行的人，不得領聖體。」

⁵⁵ Christoph von Schönborn, "Presentation of the Post-Synodal Apostolic Exhortation *Amoris Laetitia*" (April 8, 2016).

⁵⁶ Rodrigo Guerra López, "The Relevance of Some Reflections by Karol Wojtyła for Understanding *Amoris Laetitia*: Creative Fidelity", *L'Osservatore Romano*, July 22, 2016

⁵⁷ Diocese of Rome, "Relazione del Cardinale Vicario" (Convegno pastorale 2016, La letizia dell'amore: Il cammino delle famiglie a Roma, September 19, 2016). 英譯見：Patrick J. Travers, "*Amoris Laetitia* and Canon 915: A Merciful Return to the Letter of the Law",

Gerald J. Bednar 的綜合研究，就是展現這種方法的一個例子⁵⁸。他解釋說，《愛的喜樂》並未和實際的牧靈工作及教會訓導的教義脫節；相反，此一勸諭「推動他們前進」⁵⁹。Bednar 解釋：慈悲不是法律的替代品，而是一種「應用法律和規章的方式。因此，法理若是僅關注抽象原則或規範，可能導致對法律的惡意應用」⁶⁰。

針對法律和慈悲，Bednar 細察在聖經中，以及在教會歷史上傑出神學家的觀念，其中包括聖多瑪斯·阿奎那，他認同務實理性在偶然事件中的重要性⁶¹。阿奎那承認普遍原則的價值，即使如此，他也意識到：「雖然一般原則有其必要性，但我們越是深入細節，便越常遇見其缺陷」⁶²。為 Bednar 而言，《愛的喜樂》是嘗試從抽象原則的合法性與殘酷應用中抽離出來，轉向「在特定情況下聆聽耶穌的聲音」⁶³。

在牧靈陪伴第二段婚姻的夫妻時，勸他們離開第二任配

Periodica de Re Canonica 107, no. 2 (2018), pp.297~316 at p.300, n.8。文章的第二部分另刊於 *Periodica de Re Canonica* 107, no. 3 (2018), pp.367~418。

⁵⁸ Gerald J. Bednar, *Mercy and the Rule of Law: A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Amoris Laetitia* (Collegeville, MN: Liturgical Press, 2021).

⁵⁹ Bednar, *Mercy and the Rule of Law*, p.83.

⁶⁰ Bednar, *Mercy and the Rule of Law*, p.41.

⁶¹ Bednar, *Mercy and the Rule of Law*, pp.24~34.

⁶² Aquinas, *Summa Theologiae* I-II.94.4. Francis cites Aquinas in *AL*, 304 n.347.

⁶³ Bednar, *Mercy and the Rule of Law*, p.41.

偶，而回到第一次婚姻，是明智的忠告嗎？Bednar 解釋，這是處於兩難處境的案件，而非針對法律本身進行挑戰的案件。他解釋：「真正的兩難困境，是一個人陷入了沒有完美出路的环境中」⁶⁴。容忍小惡的原則，是在沒有純粹的善可供選擇時，人們必須選擇傷害最小的道路，從而容忍「小惡」、避開「大惡」⁶⁵。

當一對婚姻不正常的夫婦來到神父那裡尋求輔導時，若是出於仁慈而容許他們不遵守法律條文，這並不意味著法律已被廢除。它意味著：在他們的處境下仁慈地運用法律，可能不會要求他們解除第二次婚姻。⁶⁶

進一步言，「聲稱仁慈地運用法律，便可容忍法律所不允許

⁶⁴ Bednar, *Mercy and the Rule of Law*, p.56.

⁶⁵ “Sometimes it is lawful to tolerate a lesser Moral evil in order to avoid a greater evil or in order to promote a greater good.” Paul VI, *Humanae Vitae* (July 25, 1968), 14. 美國天主教會議行政委員會 (United States Catholic Conference Administrative Board) 在 “The Many Faces of AIDS: A Gospel Response” (November 14, 1987) 中，引用此容忍原則：當醫療衛生相關工作者告訴愛滋病患應保持禁慾時，該病人若明顯不會遵從，便建議採取某種「避免造成更大傷害」的行為形式。See also James Bretzke, *A Morally Complex World: Engaging Contemporary Moral Theology* (Collegeville, MN: Liturgical Press, 2004), pp.59~66. Eleanor Stump 解釋說，天主並不一定只喜歡本質上的善；在特定情況下，天主亦願以較小的惡作為最佳的選擇。Eleanor Stump, *Wandering in Darkness: Narrative and the Problem of Sufferin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10), p.428, cited in Bednar, *Mercy and the Rule of Law*, p.57, n.27.

⁶⁶ Bednar, *Mercy and the Rule of Law*, pp.47~48.

的情況」⁶⁷。當 Bednar 將注意力集中在法律的仁慈運用上時，其他學者則認為，教宗方濟各藉把人以及人在道德上的不斷成長放在中心位置，來淡化法律的位置。例如，Nicholas Austin 表示：「教宗方濟各並沒有改變教會關於婚姻和家庭教導的內涵；但他將它從法律的關鍵，轉換為德行的關鍵，並更清晰地重申使愛站在至高無上的地位」⁶⁸。

有些學者談到了典範轉移⁶⁹。所謂的典範轉移，是指顛覆那些被認為是穩定和成熟的類別和概念，而引入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在特定領域中產生巨大的影響。在《愛的喜樂》中，上主的慈悲動搖了先前所假設的有關上主律法的要求。Del Missier 解釋，《愛的喜樂》在處理離婚和再婚問題的方式上，作為某種「典範轉移」，正因它使教宗在此議題上能夠倡導比以前更令人滿意的回應⁷⁰。

Walter Kasper 樞機主教亦描述《愛的喜樂》為「典範轉移」：「它將法律置於一個更全面、嶄新，或從原初聖經和多瑪斯神學的層面來看，是更加仁慈地運用它們」。在此新視野中，法律

⁶⁷ Bednar, *Mercy and the Rule of Law*, p.48.

⁶⁸ Nicholas Austin, "Discernment Charged with Merciful Love: Pope Francis' *Amoris Laetitia*, on Love in the Family", *Thinking Faith*, April 8, 2016 (emphasis in origin AL).

⁶⁹ Blase J. Cupich, "Pope Francis' Revolution of Mercy: *Amoris Laetitia* as a New Paradigm of Catholicity", *Origins* 47:38 (February 22, 2018), pp.601~607.

⁷⁰ Giovanni Del Missier, "*Amoris Laetitia* y el cambio de paradigma", *Perspectiva Teológica* 53, no. 1 (January 2021), pp.61~78.

可以「在具體的生活狀況與生活方式中，公正地對待一個活生生的人，並且可以陪伴他/她在人生道路上邁出進一步時，為他們提供幫助和建議」。Kasper 解釋，最好將《愛的喜樂》描述為：「在回歸於原始的多瑪斯神學傳統的基礎上進行更新，但卻未將之窄化為新多瑪斯神學的方式」⁷¹。Kasper 在聖經和多瑪斯神學的傳統資源中，發現了解決當今複雜婚姻案件的方法。Juliano Ribeiro Almeida 則思索著這些評論，是否因側重於《愛的喜樂》的多瑪斯傳統，而忽略了該主張與方濟學派的共鳴，尤其是董思高（John Duns Scotus OFM, 1265~1308）的思想；董思高在關注婚姻時，將愛情置於聖教法典之上。Almeida 認為，教宗方濟各在保持教義連續性的同時，又從傳統內部進行創新⁷²。

Todd Salzman 和 Michael Lawler 也用廣角鏡去透視傳統，提醒他們的對話者，基督宗教的婚姻神學，甚至在聖經的敘述中也有不同的發展路向，譬如瑪竇的記述便不同於馬爾谷，而保祿對於婚姻的教導還有更進一步的發展⁷³。他們注意到福音

⁷¹ Kasper, *The Message of Amoris Laetitia: Finding Common Ground*, p.47

⁷² Juliano Ribeiro Almeida, "The Primacy of Love in *Amoris Laetitia*", *Perspectiva Teológica* 53, no. 1 (January 2021), pp.99~117.

⁷³ Todd A. Salzman and Michael G. Lawler, "The Critics of Pope Francis and *Amoris Laetitia*", *New Theology Review* 30, no. 2 (March 2018), pp.43~54. See also Salzman and Lawler, "*Amoris Laetitia*: Towards a Method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Integration of Catholic Social and Sexual Ethics", *Theological Studies* 79, no. 3 (2018), pp.634~52.

書中的耶穌，並未從夫婦完成了聖事性結合的基礎上，來定義其不可拆散性。他們探問：「如果那些為上主所建立的婚姻盟約，教會分別在第一世紀、第四世紀、第十二世紀和第十六世紀進行微調，那麼在面對大量的環境變遷與關係上的需要，有什麼可以阻止教會在廿一世紀再次對其進行微調？」⁷⁴ Salzman 及 Lawler 想像方濟各教宗援引當日耶穌回應他的批評者的用語（瑪五 17）：「我來不是要廢除任何天主教教義，而是要指出一條嶄新的、牧靈的、福音化的道路，因此也要用天主教的方式來解釋和運用它」⁷⁵。

有些作者認為，《愛的喜樂》正在推動教會法典、倫理神學、牧靈神學之間的新對話。當教宗方濟各頒發《主耶穌溫和的審判者》（*Mitis Iudex Dominus Iesus*, 2015）手諭時，他開始修改一些被認為對尋求及時解決案件的夫婦來說，是不必要的負擔和應取消的程序⁷⁶。Sigrid Müller 認為，《愛的喜樂》需要修改聖教法典第 915 條⁷⁷第二部分的確切解釋。Patrick Travers 也對法典第

⁷⁴ Salzman and Lawler, "The Critics of Pope Francis and *Amoris Laetitia*", p.53.

⁷⁵ Ibid, p.54.

⁷⁶ 一些對婚姻無效程序的批評者，寧願看到承認婚姻失敗而不是宣布無效；見，例如 Marian E. Crowe, "The Annulment Game", *Commonweal*, September 13, 1996, pp.13~15.

⁷⁷ Sigrid Müller, "Untying the Gordian Knot: On the Strengthening of Moral Theology by *Amoris Laetitia*", *Marriage, Families & Spirituality* 27, no. 1 (2021), pp.49~70 at p.54. 這與 Levering 的解釋相反。

915 的修訂進行辯護：「很明顯地，教宗修改了先前規定的規範，根據這些規範，那些處於異常婚姻情況下的人，毫無例外地被排除於聖事之外，特別是和好聖事與聖體聖事，除非他倆人同意度像兄妹一樣的生活」⁷⁸。Travers 認為，這一改變「產生了更加仁慈的結果」，同時「符合法典結構的完善原則」⁷⁹。

George Therukaattil 描述《愛的喜樂》中「漸進式」的改變，他解釋方濟各如何「持續將教會中的權威結構」從羅馬轉移到在特定背景中進行分辨的個人身上⁸⁰。Roberto Dell'Oro 認為，《愛的喜樂》在教義上沒有任何變更，但強調關注「牧靈適應之實踐」的重要性。他探問道：「基於這項策略的前提，是否會要求正規體系的製定作更進一步的發展？讓答案先在此保留開放吧！」⁸¹

四、《愛的喜樂》的實施：更為寬廣的考量

記錄《愛的喜樂》的實施，是一項獨特的挑戰。一位敏感的牧者所遇到的個人狀況，很少見諸於國際性刊物中。由於缺乏一個明確的標準，來衡量過去五年中信徒對慈悲的體驗，以下是一些正在進行中的新舉措，略述一個不完整的草圖。

⁷⁸ Travers, "Amoris Laetitia and Canon 915", p.301.

⁷⁹ Travers, "Amoris Laetitia and Canon 915", p.302.

⁸⁰ George Therukaattil, "Pope Francis' Moral and Pastoral Approach in *Amoris Laetitia*", *Jnanadeepa* 22, no. 1 (January-June 2018), pp.112~130 at p.126.

⁸¹ Roberto Dell'Oro, "Conclusion", in *Pope Francis*, p.166.

2021 年 6 月，平信徒暨家庭與生命部(Dicastery for Laity, Family and Life)舉辦了為期四天的網路研討會，主題為「我們在《愛的喜樂》中的位置」。會議摘要可在網路上取得，代表來自世界各地主教團的聲音，分享他們的實施基準與要點，並與精選的平信徒領袖和教廷成員在會議上對話。在某些情況下，網路研討會為平信徒運動和善會的領袖，提供了一個分享他們工作的平台⁸²。平信徒暨家庭與生命部的副部長 Gabriella Gambino 博士，解釋培育陪伴和指導夫婦的重要性，以便他們擁有「適合慕道之路的陪伴方式」，也就是少一點概念知識的教導，多一些傾聽和引導的意願，以「協助夫婦、與他們親近，並與他們攜手同行」⁸³。會議進程中出現一個核心觀點，即在堂區層面上建立相互支持關係的重要性⁸⁴。該網站精選了來自代表世界各地的各種平信徒運動，和家庭使徒福傳活動的內容⁸⁵。

菲律賓的家庭和生活使徒事工，已採取一重要步驟：踏上

⁸² See Dicastery for Laity, Family and Life, "Movements and Associations", <http://www.laityfamilylife.va/content/laityfamilylife/en/amoris-laetitia/dal-mondo/dalle-associazioni-e-dai-movimenti.html>

⁸³ 見 *Amoris Laetitia* 論壇第一天的總結："Amoris Laetitia: A Way to Renew Pastoral Family Care", Dicastery for Laity, Family and Life, June 9, 2021.

⁸⁴ Cardinal Farrell, "Summary of Remarks", Dicastery for Laity, Family and Life, June 12, 2021.

⁸⁵ 其中一個代表的聲音是 GoodLove 基金會，它通過提供忠於教會訓導權威的「性和情感資源」來幫助教育工作者。更多信息請參 GoodLove 基金會網站。

牧靈陪伴之路。具體的行動項目，包括依據聖教法典 101 條的修訂，實施婚姻準備計畫，並在新冠疫情封鎖期間設立線上陪伴計畫；在 2018 年的一次會議中，提供有關家庭生活遭受暴力和虐待的牧靈資源、藥物濫用者及其家人的牧靈陪伴、對移民者及其家屬的牧靈陪伴，並於主教間重新承諾陪伴處於危機中的夫婦、讓已婚夫婦參與教區家庭事工、制定老人牧靈計畫（包括對慶祝世界祖父母和老人日的呼籲），更將青年納入有關的家庭宣導中⁸⁶，強化他們更能應對未來挑戰的裝備⁸⁷。這些行動項目反映了主教們的承諾，即成為「包容和對話」的教會，並呼應他們先前的言論：「慈悲不該再等待。即使是現在，主教和神父也必須張臂迎接那些因罪疚和羞恥而將自己拒諸門外的人」⁸⁸。

在宿霧總教區中，堂區層面也有激勵人心的舉措，包括每個月為慶祝結婚週年的夫婦送上祝福。在馬尼拉，Our Lady of Remedies 堂區的 Kasalang Bayan 善會中，為那些已同居但清貧的男女舉行開銷輕省的集體婚禮⁸⁹。而在古巴教區中，也有 Tanglaw 育兒技能建設計畫⁹⁰。

⁸⁶ Romulo G. Valles (菲律賓主教團主席), "Filipino Youth in Mission: Beloved, Gifted, Empowered", December 2, 2018.

⁸⁷ Romulo G. Valles, "Pastoral Statement on the Year of the Family", March 19, 2021.

⁸⁸ Socrates B. Villegas (菲律賓主教團主席), "Amoris Laetitia in the Jubilee of Mercy", April 9, 2016.

⁸⁹ "Wedding Services", Our Lady of Remedies in Manila.

⁹⁰ "Tanglaw" Parenting Program, FB Page of the Diocese of Cubao.

非洲各地的學者和牧民工作者意識到，在非洲背景下實施慈悲與整合的邏輯，會遭遇的挑戰與契機。Vincent E. Arisukwu 解釋，「爲了維持家庭使命，非洲的信仰必須保持本地化」；「通過適當的婚姻培育，使夫妻從一開始就走上正軌」，並配以「適當而持續的牧靈和宗教教育」⁹¹，要求我們的認真對待。而在所有關於婚姻和家庭生活的討論中，也必須認真關注將性別平等納入主流，因爲這點在非洲大陸的許多基督信仰團體中，可能是逆文化而行的⁹²。Stan Chu Ilo 敦促學者們，避免「狹隘地通過西方視角」來界定基督化家庭的挑戰，因爲這會使非洲和南半球的讀者遭到邊緣化⁹³。

於此同時，Agbonkhianmeghe E. Orobator 認知到，在非洲的處境中，對女性生育能力的關注，和對兒童固有尊嚴的不尊重，如何對鮮活的家庭生活靈修帶來挑戰⁹⁴。Emily Kerama 和 Eunice Kamaara 注意到，在教導保險套的使用上沒有任何變化（尤其是考慮到愛滋病毒在夫婦之間有不同血清反應的情況下），他也注意到司鐸的獨身制和「令人擔憂」的一夫多妻制等問題，儘管他

⁹¹ Vincent E. Arisukwu, "The Vocation of the Christian Family in Africa", in *Love, Joy and Sex*, pp.67~101 at p.99.

⁹² Damaris Parsitau and Gregory Deacon, "Empowered to Submit",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Society* 19, no. 1 (2017), pp.1~17.

⁹³ Stan Chu Ilo, "Introduction", in *Love, Joy and Sex*, p.6.

⁹⁴ Agbonkhianmeghe E. Orobator, "Between Ecclesiology and Ethics: Promoting a Culture of Protection and Care in Church and Society", *Theological Studies* 80, no. 4 (2019), pp.897~915.

們解釋說，非洲的傳統價值觀和基督信仰的價值觀，如何透過一種敏感的牧靈方式，可以共同運作。Kerama 和 Kamaara 建議採取實用模式來豐富青少年的婚姻準備和性教育；這些回應了《愛的喜樂》的呼籲：在實際有效的牧靈工作中努力，去支持家庭使它結出愛的果實⁹⁵。這些模式支持年輕人從童年過渡到成年，賦予他們力量，使他們在身體、精神和靈性上成為負責任的成年人⁹⁶。結伴同行（peer-mentoring）是一個重要部分，它避免了自上而下的方法來培養年輕人。

在中國，可以找到實踐《愛的喜樂》的另一種創新性方法。張神父（Ignatius Zhang）提出名叫「聖家學社」的計畫。在這計畫中，張神父講述聖女小德蘭雙親（St. Zelig Martin and St. Louis Martin）的事蹟，以便強調家庭生活的豐富性、在日常生活中的成聖呼召，也呼籲人們即使在全球流行的疫情中仍然去愛鄰人。何斯美琪解釋張神父的倡議，在婚姻願景中，「愛不僅限於夫妻，還延伸到我們的家庭、社區和國家」；她認為《愛的喜樂》為中國社會提供了對愛健全而有力的對立論述，對共善建立了新的理解，並邀請我們想像一個新的世界：「因此，婚姻既能在中國社會構成共善，又能成為整個世界的愛和希望的標誌——這是一件

⁹⁵ Emily Kerama and Eunice Kamaara, "Amoris Laetitia and the Pastoral Challenge Facing the Family in Africa Today", in *Love, Joy and Sex*, pp.156~181, especially pp.171~179.

⁹⁶ Lucy Steinitz and Eunice Kamaara, *My Life—Starting Now* (Oxford: Strategies for Hope Trust, 2010).

真正的聖事」⁹⁷。

在美國，芝加哥的 Daniel Olsen 敦促進一步關注跨教會間家庭的需要。他寫道，「照顧跨教會間夫婦的責任，需要轉移到各個教會自己身上。是各個教會之間離了婚，而不是夫妻」⁹⁸。由於堂區要成為「家庭之家」(AL, 202)，Olsen 解釋說，一些天主教的牧靈工作者「開始規劃他們的堂區，如何成為跨教會家庭的支持和陪伴中心」⁹⁹。首先是從認真傾聽開始，繼而願意在他們獨特的旅程中陪伴他們的家人，以及根據家庭需要，靈活地調整牧靈關懷計畫¹⁰⁰。

在歐洲，牧靈工作者已意識到《愛的喜樂》要求姿態上的改變，同時仍持續致力於最能幫助受苦中家庭的結構性改革。例如，義大利貝加莫教區的 La Casa，為分居、離婚和再婚的天主教徒提供靈性上的陪伴和法規上的建議¹⁰¹。在奧地利，受過

⁹⁷ Simeiqi He, "Love and the Social Mission of Marriage in China", *Catholic Theological Ethics in the World Church Forum*, September 2, 2021.

⁹⁸ Daniel Olsen, "Signs of Union: Interchurch Families in a Fragmented World", in *Sex, Love, and Families: Catholic Perspectives*, ed. Jason King and Julie Hanlon Rubio (Collegeville, MN: Liturgical Press, 2020), pp.223~233 at p.227.

⁹⁹ Olsen, "Signs of Union", p.228.

¹⁰⁰ Olsen, "Signs of Union", pp.229~33. 參：Olsen 的訪問：Will Faith Do Us Part? *An Inside Look at Interchurch Marriage* (Worcester, PA: Global Story Films/Vision Video, 2021).

¹⁰¹ Teresa Ventimiglia and Giordano Barioni, "A Home for Everyone", in *A Point of No Return? Amoris Laetitia on Marriage, Divorce, and*

培訓的牧靈工作者已能讓更多夫婦感受到牧靈上的陪伴；林茨教區還通過不同於一般婚禮的祝福，試行了第二次婚禮的陪伴儀式¹⁰²。在法國，「分居-離婚-再婚」的案例在堂區脈絡中提供了牧靈分辨的空間；領導者在某些情況下還可以見證離婚後的民事婚姻，並給予祝福，這被許多人視為陪伴的療愈事工¹⁰³。

五、《愛的喜樂》的實施：地方性觀點

在筆者當地的情況，實施《愛的喜樂》的重點是強化家庭的連結、讓夫妻為婚姻的承諾做好準備，以及在堂區生活中培養一種包容的文化。加州聖地牙哥教區 Robert McElroy 主教於 2016 年 5 月 9 日，頒布名為〈擁抱愛的喜樂〉的牧靈文告¹⁰⁴，並於 2016 年 10 月召開有關家庭的教區會議¹⁰⁵。

Remarriage, ed. Thomas Knieps- Port le Roi (Berlin: INTAMS Studies on Marriage and Family, 2017), pp.264~274 at p.268.

¹⁰² Franz Harant, "In a Second Marriage before God and before Others: New Paths of the Church and in the Church in Austria", in Knieps-Port le Roi, *A Point of No Return?*, pp.254~263.

¹⁰³ Monique Baujard, "Existing Practices and New Initiatives for the Divorced and Remarried in France", in Knieps-Port le Roi, *A Point of No Return?*, pp.241~246 at p.244.

¹⁰⁴ Robert W. McElroy, "Embracing the Joy of Love", May 9, 2016. 會議圍繞在五個主要挑戰上：(1)見證天主教婚姻觀的美好和現實感；(2)需要創造邀請年輕人和未婚夫婦的文化；(3)培育孩子；(4)為離婚的人服務；(5)以各種形式為家庭生活帶來深度的靈修。

¹⁰⁵ 那 142 名代表中，包括 presbyteral council、教區 99 個堂區中各派一名平信徒代表、四名執事和五名修女，以及來自青年社區的代表。See Robert W. McElroy, "Diocesan Topical Synods: Pathway for

在堂區報告中有關傾聽會議的部分，記錄了人們如何慎重地收集信徒的回饋。聖地牙哥教會的信友談到了許多具有挑戰性的話題，包括社會普遍存在的色情氾濫、年輕人離開教會、種族主義在教區社群中的漫延、房價和育兒成本的昂升、藥物濫用和家庭暴力及其對家庭生活的影響，以及當人們出現婚姻問題時因羞恥感而無法尋求援助等問題¹⁰⁶。一些參與者建議對特定的教會訓導進行更徹底的改革（如節育或同性婚姻問題），其他人則認為地方教會面臨的問題是缺乏良好的教理培訓¹⁰⁷。

各項建言均邀請堂區為所有感到被邊緣化的人提供更受接納的環境¹⁰⁸。參與者堅持，所有家庭在教堂空間中應受到歡迎、支持和鼓勵，即使他們的情況看似「不正常」，或其家庭生活未能如祈禱卡上聖家聖像所圖示的。McElroy 主教反思教區

Pastoral Consultation in the Local Church", in *Amoris Laetitia: A New Momentum for Moral Formation and Pastoral Practice*, ed. Grant Gallicho and James F. Keenan (New York: Paulist Press, 2018), pp.122~129 at p.123. McElroy 主教任命了六名神學家、十名促進者和五名記錄員。因筆者是被分配在挑戰工作組 II 的神學家之一，故能取得尚未發表的資料。

¹⁰⁶ 根據在大會分發的資料，參： "Embracing the Joy of Love" (August 20~October 30, 2016).

¹⁰⁷ 神學家提醒與會者，教區會議不會改變任何官方教會的訓導；相反，它提供了一個機會來討論地方教會應如何優先採用《愛的喜樂》中所包含的建議，並在我們的獨特處境中實踐它們。

¹⁰⁸ 相關建言請參：<https://www.sdccatholic.org/office-for/family-life-and-spirituality/synod-on-the-family/proposals/> See also Maureen Day, "A Synod, Not a Solution", *America*, June 30, 2017.

會議過程中的意義時，指出如何藉「分享我們的故事」打破障礙，並幫助代表們了解牧靈工作面對的嚴峻挑戰¹⁰⁹。他感謝平信徒分享他們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上「獨到」的觀感¹¹⁰。在筆者的教區中，特別關注的包括：因為家庭成員遭到驅逐所導致的家庭離散¹¹¹；因為軍事部署所致的家庭分散；混合性家庭因其法律地位的不穩定所致的張力¹¹²；混合性家庭和所有受離婚影響的家庭；以及由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LGBTQ）父母、兄弟姐妹和孩子組成的家庭¹¹³。代表們關心的是，上述所有的人

¹⁰⁹ McElroy, "Diocesan Topical Synods", p.127.

¹¹⁰ Peter Rowe, "Catholic Diocese Tackles Family, Marriage Issues at Rare Synod", *San Diego Union Tribune*, October 29, 2016.

¹¹¹ Hosffman Ospino 強調，「家庭成員遭到驅逐」是美國許多西班牙裔家庭生活的破壞性力量：「我們如何陪伴那些因被驅逐出境的威脅而生活在恐懼中的人？如何陪伴那些已經被驅逐出境的人以及被留下的親屬，尤其是與孩子們一起走下去？」見 Hosffman Ospino, *Amoris Laetitia* and Hispanic Catholics, in Gallicho and Keenan, *Amoris Laetitia*, pp.101~111 at p.107. 在反思聖地牙哥地區家庭面臨的具體現實時，此問題在教區會議對話中重複出現。

¹¹² Victor Carmona 強調，有很多混合性家庭掙扎於「不合法的強大壓力下」而顯得極其脆弱。Victor Carmona, "Mixed-Status Families, Solidarity, and Lo Cotidiano", in King and Rubio, *Sex, Love and Families*, pp.199~209 at p.208.

¹¹³ 在聖若望福傳堂區中可找到教區蓬勃發展 LGBTQ 事工的例子：<https://www.sjesandiego.org/lgbtq>。該堂區 2017 年 10 月 7 日的彌撒以「永遠是我們的孩子」為主題，John Dolan 主教告訴在場的父母，「無論你們的子女生活如何，永遠不可否認自己的兒女」。Rob Nikolewski, "Diocese Reaches Out to LGBTQ Community", *San Diego Union Tribune*, October 8, 2017, A3. 會議的參與者不希

都會感到受到歡迎、支持和包容，他們靈性上的需要，將根據具體個別情況得到滿足。

這一願景尚未完全實現；而其目標，是讓每個堂區任命一名工作人員，負責協調家庭事工。自 2016 年以來出現的一些計畫包括：一個恢復精神健康的網路事工、一個支持性暴力倖存者和陪伴生育困難的夫婦的新計畫，以及堂區為分居和離婚所設講西班牙語的支持小組¹¹⁴。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間，與天主教慈善機構合作，也使受苦的家庭在面臨糧食短缺和住房不安全時，能夠獲得支援。

家庭生活和靈修辦公室 (The Office for Family Life and Spirituality) 修訂了婚姻準備程序，以便以陪伴為其中心主題¹¹⁵。而被重新命名為「慶祝所愛」的招牌課程，是為訂婚夫婦舉辦為期一天的工作坊，並在堂區之間輪流舉行。該課程聚焦於：使他們看見彼此所在的位置、慶祝他們的愛情、幫助他們更深入體驗愛情和信仰。家庭生活和靈性辦公室主任 John Prust 解釋說，整個課程根據《愛的喜樂》的教導進行修改，因此該課程現已被視為是培育和分辨的慕道過程¹¹⁶。除了此計畫外，訂婚配偶還

望 LGBTQ 的關懷事工被孤立於特定堂區中，而希望每個堂區都能體現歡迎和包容的經歷。這仍是一個持續的實施目標。

¹¹⁴ 聖地牙哥教區家庭生活和靈性辦公室主任 John Prust，於 2021 年 10 月 29 日與作者的電郵通信。

¹¹⁵ 詳細推薦可參：Maureen K. Day, "Preparing Couples for Marriage", in *Pope Francis*, pp.132~149.

¹¹⁶ John Prust 與筆者的談話，2021 年 10 月 27 日。

要與堂區的婚姻培育主管定期會面，完成並討論 FOCCUS 清單，他們亦可藉著堂區「愛的見證」導師計畫，選擇和一對指導夫婦面談。這計畫將指導夫婦與訂婚夫婦深度連結，共同討論維持愛情和建立牢固關係的現實問題¹¹⁷。

教區回應人們需求的一個領域，是修訂婚姻無效的程序。自方濟各教宗 2016 年《主耶穌，寬仁的審判者》(*Mitis Iudex Dominus Iesus*) 頒布後，向教區申請婚姻無效的數量增加了一倍多，從 2015 年的 133 份案件增加到 2016 年的 301 份。Steve Allahan 蒙席認為，這與教區刪減申請費用，並簡化申請的初步程序有關¹¹⁸。教區已全面實施教宗手諭 (*motu proprio*)，自 2016 年以來，超過 90% 上呈的請願書得到了積極的回應¹¹⁹。

為培訓司鐸深入此內部論壇，並教育教區信眾瞭解教會有關良心的教導，還有很多工作要做。McElroy 主教報告說，教區會議的代表「做出他們最強調的結論之一，就是需要在各年齡層，廣泛地展開關於培育良心和道德決策的計畫」¹²⁰。

¹¹⁷ 「愛的見證」這家庭運動，已超越聖地牙哥教區，延伸至其他教區。Marie Rose 和 Ryan Verret 在 2021 年 6 月 10 日《愛的喜樂》網路研討會的第二天，分享了他們成功推廣該計畫的見證，並解釋該計畫「旨在為夫妻提供足夠的工具，讓他們在最真誠的友誼中成長」。See Dicastery for Laity, Family and Life, "Amoris Laetitia: Accompanying by Leading the Way Together", June 10, 2021.

¹¹⁸ Msgr. Steve Callahan 與筆者 2021 年 11 月 4 日的電郵通訊。

¹¹⁹ 其他尚未達成肯定性決策者，所有相關人員仍可向牧民議會尋求諮詢，有些人也尋求有關內部論壇的更多信息。

¹²⁰ McElroy, "Diocesan Topical Synods", p.127.

結語

當今教會學和倫理學中一些最激勵人心的工作，是邀請信眾帶著深度覺知意識，來查驗基督信仰歷史中，與殖民主義、資本主義、生態破壞、父權制度、種族主義等等，在罪惡中的同謀。藉此投身的視鏡來讀《愛的喜樂》意味著什麼？事實上，天主教的婚姻神學已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產生了變化¹²¹。筆者沒有耐心見學者們表現出對此變化的恐懼，以致他們無法慶祝婚姻信理從父系家族主權的體制，發展成為愛的連結，以及相互分享日常的歡樂和掙扎的聖事¹²²。

Richard Shields 寫道，《愛的喜樂》是「敲醒教會領袖們的一聲警鐘，邀請他們努力建立一個善於傾聽的教會」¹²³。身為

¹²¹ 相關重大發展的概述，參：Joseph Martos, "Marriage", chap. 11 in *Doors to the Sacred* (Liguori, MO: Liguori Publications, 1991), pp.343~391；Craig A. Cox, "Some Implications for Canon Law", in Rausch and Dell'Oro, *Pope Francis*, pp.115~131。我們的教義和實踐，實際上是隨著時間推進而發展起來的。教宗方濟各要我們勿把頭埋在沙裡，而要同道偕行，尤其是在日常家庭生活的混亂中。

¹²² 有關婚姻法和實踐的重要變化，以及在神學方面的影響，參：Rita Nakashima Brock, "Marriage Troubles", in *Body and Soul: Rethinking Sexuality as Justice-Love*, ed. Marvin Ellison and Sylvia Thorson-Smith (Cleveland: Pilgrim Press, 2003), pp.352~374；Tina Beattie, "Whose Rights? Which Rights? The United Nations, The Vatican, Gender, and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Rights", *Heythrop Journal* 55, no. 6 (2014), pp.1080~1090；John A. Coleman, "The Social Context for American Marriages and Families", in *Pope Francis*, pp.25~41。

¹²³ Shields, "Amoris Laetitia", p.151。

在美國大學教授新成年人的教師，筆者可藉此告知，重新關注親密關係的品質，在大學課堂上，尤其是在洞察力和成熟倫理的框架下，是受歡迎的。但在筆者的環境中，討論婚姻和性別的教會教導時，異性戀者和崇尚父權的現實是課堂上的絆腳石¹²⁴。在關護事工上，需將更多注意力聚焦在正義的思考上¹²⁵。

另一懸而未決的問題是，即使在實施由《愛的喜樂》提供的新鮮空氣，司鐸仍然是天主恩寵的守門人，因為他們在和好聖事中陪伴著告解者，並在夫妻申請婚姻無效的過程中回應其請願。Anselm Theodos Ngetwa 認為，「教會在幫助這些有婚姻困難的人時，過分重視神父的角色」，這導致了某種父權姿態，

¹²⁴ 這方面一個有用的資源是 Michael G. Lawler and Todd A. Salzman, "Amoris Laetitia and Sexual Anthropology", pp.61~78. See also "Queer Theologies: Becoming the Queer Body of Christ", ed. Stefanie Knauss and Carlos Mendoza-Álvarez, *Concilium* 5 (2019); Craig A. Ford, Jr., "Born that Way?", in King and Rubio, *Sex, Love, and Families*, pp.91~104; Craig Ford, Jr., "The Complicity of Catholic Progressives in *Amoris Laetitia* Commentary", *Catholic Moral Theology Blog*, May 13, 2016; Mary Hunt, "Francis' Love Letter Is an Opportunity Lost", *Religion Dispatches*, April 11, 2016; Meghan J. Clark, "How Will *Amoris Laetitia* Assist the Church's Dialogue among Women?", in Gallicho and Keenan, *Amoris Laetitia*, pp.95~100. 人們可以發現，教宗對正義的關注，與天主教女性主義學者對勾結文化的批評之間，存在相當大的重疊。

¹²⁵ See Kate Ward, "America's Child Care Crisis and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America*, September 16, 2021. 亦參：Tina Beattie and Diana Culbertson, *Visions and Vocations* (N.Y.: Paulist Press, 2018).

而「與權力下放的精神和解決之道的取向背道而馳」¹²⁶。Natalia Imperatori-Lee 正確地呼籲，要關注平信徒的幼稚化，這是殖民主義的一個特徵，但它在日常的神職主義中依然存在¹²⁷。許多人呼籲對司鐸們進行更多培訓，但我們是否應該思考其他更為根本的方法？是否有證據顯示，主教們正傾聽平信徒和家庭生活專家的意見，並向他們學習？C. Vanessa White 解釋，主教未能「瞭解黑人當前的現實問題」，成為他們在黑人天主教社區內實施《愛的喜樂》的障礙¹²⁸。Annie Selak 鼓勵以敘事（講故事）作為開啓改革大門的方法，即使她明確表達了在教區會議過程中，納入代表者的聲音是非常的困難¹²⁹。Julie Clague 警告，「神學表達和牧靈現實之間，存在著令人尷尬的鴻溝」，且在某些問題上，「教會訓導和大量信眾間，似乎居住在不同的天主教世界

¹²⁶ Anselm Theodos Ngetwa, "Empowerment and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A Critical Reading of *Amoris Laetitia* on the Faithful Living in Irregular Family Situations", *Marriage, Families & Spirituality* 25, no. 1 (2019), pp.3~16 at p.10.

¹²⁷ Natalia Imperatori-Lee, "How Is *Amoris Laetitia* Being Received? Colonialism, Conscience, and Accompaniment", in Gallicho and Keenan, *Amoris Laetitia*, pp.3~11 at p.5.

¹²⁸ C. Vanessa White, "How Is *Amoris Laetitia* Being Received? *Amoris Laetitia* and the Black Catholic Community", in Gallicho and Keenan, *Amoris Laetitia*, pp.12~21 at p.18.

¹²⁹ Annie Selak, "Missing Voices in *Amoris Laetitia*: An Examination of Law, Narrative, and Possibilities for Inclusion in Roman Catholic Church Teaching", *Journal of Catholic Social Thought* 16, no. 1 (2019), pp.83~102, especially pp.96~101.

裡」¹³⁰。為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內部的培訓。

教宗方濟各的領導，召喚全球教會在共議性的道路上相互陪伴前行¹³¹。無疑，他在其方法中結合忠實、真誠、現實主義和創造力，作為《愛的喜樂》保有持久洞察力的方法。他在聖經中發現了證據——上主的仁慈堅定不移，其包容的愛超出人類（和教會）的想像。我們蒙召在歡迎、擁抱和陪伴他人的旅程中，體現上主的慈悲，尤其是與那些處於邊緣的人。從結構上講，主教會議的進程仍有過多排外的味道，還不夠重視婦女和邊緣社區的聲音。但我們正朝正確的方向邁出一步，在教會的實際層面實踐漸進律。雖然有時不同的神學學科在研究特定問題的方法上，缺乏統一性和兼容性，但《愛的喜樂》提升了牧靈關懷，並要求倫理神學承認道德生活中的複雜性和灰色地帶。倫理神學家有能力回應邀請，「研究道德理論與牧靈實踐間的關係」¹³²；而我們需要如此做，讓陪伴更成為牧靈方法的核心。

¹³⁰ Julie Clague, "Catholics, Families, and the Synod of Bishops: Views from the Pews", *Heythrop Journal* 55, no. 6 (2014), pp.985~1008.

¹³¹ 依主教代表會議的精神，大會正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聆聽會議。See the "Synod 2021~2023", <https://www.synod.va/en.html>

¹³² Müller, "Untying the Gordian Knot", pp.50, 66, 69.